

私

家

秘

藏

小说百部



1002-51
82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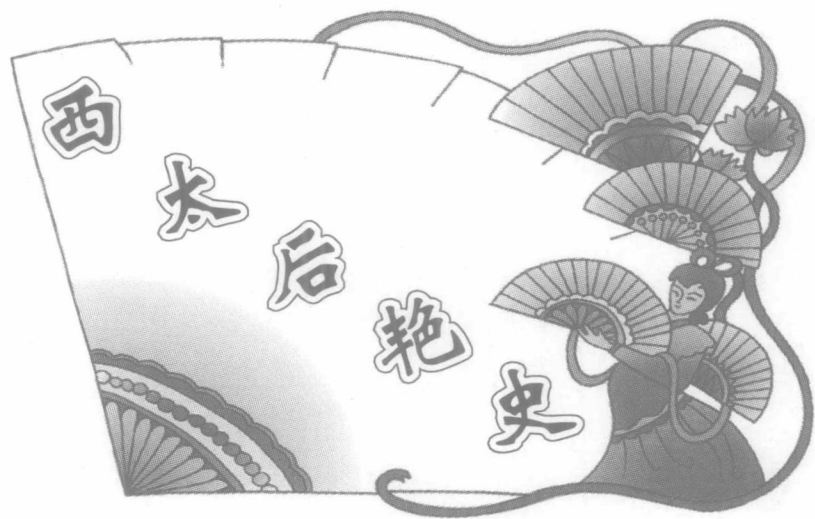
私家秘藏

小说百部

主编 金成浦 启明

第八十二卷

远方出版社
内蒙古大学出版社



民国·李伯通 编

目 录



- 第 一 回 应世劫那拉后降生 (7)
- 第 二 回 破宦囊承恩公遇匪 (18)
- 第 三 回 清河县将错送程仪 (18)
- 第 四 回 郑亲王无端逢国色 (29)
- 第 五 回 酿乱已成洪杨起事 (29)
- 第 六 回 举棋未定林李归神 (39)
- 第 七 回 卷妖氛太平军略地 (39)
- 第 八 回 中副选那拉氏入宫 (49)
- 第 九 回 木兰围咸丰帝取乐 (49)
- 第 十 回 坤宁宫孝贞后示威 (60)
- 第 十一回 少海星明百官朝贺 (60)
- 第 十二回 天津血战长毛退兵 (71)
- 第 十三回 金陵城里大起杀机 (71)
- 第 十四回 圆明园中遍征女色 (82)
- 第 十五回 触权贵白中堂含冤 (82)
- 第 十六回 作洋奴叶制军辱国 (93)
- 第 十七回 弃京都皇上走热河 (93)
- 第 十八回 烧御园洋兵据海淀 (104)
- 第 十九回 染沉痾君王垂顾命 (104)
- 第 二十回 定大计国母拥新皇 (115)
- 第 二十一回 正位两宫称姊称妹 (115)
- 第 二十二回 揭穿内幕疑雨疑云 (125)
- 第 二十三回 曾国藩三路进兵 (125)
- 第 二十四回 洪秀全一朝服毒



- 第十三回 追长毛竟走小天王 (135)
剿捻军又调曾文正
- 第十四回 剿捻成功准军报捷 (147)
临朝受贺穆宗大婚
- 第十五回 安得海竟罹法网 (158)
李莲英骤入宫闱
- 第十六回 曾文正积劳谢人世 (169)
同治帝久病出天花
- 第十七回 一误再误金轮则天 (179)
前身后身卧龙诸葛
- 第十八回 左宗棠命将定回疆 (190)
岑毓英相机剿滇众
- 第十九回 平大理重用杨玉科 (201)
殉惠陵剧怜吴可读
- 第二十回 顽雨痴云深宫败露 (212)
灵丹妙药毒水流传
- 第二十一回 祸起萧墙慈安逝世 (223)
衅生海国越南构兵
- 第二十二回 张佩纶落魄走马江 (234)
寇连材抽身进醇邸
- 第二十三回 法外说法欢喜参禅 (245)
奇中出奇支离酿祸
- 第二十四回 朝鲜衅生新党旧党 (256)
中国势败海军陆军
- 第二十五回 颐和园皇上领训 (267)
春帆楼傅相议和
- 第二十六回 战台湾独剩刘永福 (278)
变新法重用康有为
- 第二十七回 以母制子三次训政 (288)
借题翻案会议建储

第二十八回	立储君拳民起事 杀公使各国兴兵 (299)
第二十九回	老佛爷溜出厚载门 小朝廷寄顿西安省 (310)
第三十回	赶回銮醇邸出洋 恁误国庆王专政 (321)
第三十一回	行新政换汤不换药 得噩梦疑死复疑生 (332)
第三十二回	两宫逝世摄政行权 党人起兵幼帝逊国 (343)



第一回 应世劫那拉后降生 破宦囊承恩公遇匪



雄鸡低首牝鸡啼，满眼妖云艳雾迷；毕竟河山归莽送，蛇神牛鬼日濛西。乘龙赤凤总荒唐，摘艳熏香梦一场；五十年来翻稗史，昆明湖水宿鸳鸯。圆明园子四春官，马槊琵琶角技中；动地鼓鞞都不管，儿皇亦趁绮罗丛。王建新哦百首词，官闲锁读几人知；真儿尚自开疑窦，何况瀛台住假儿。貂珥孽焰逼人来，日傍慈云笑口开；坐卧不离真孝子，承恩全仗滑稽才。外戚分明重母家，一时煊赫醉荣华，末朝又演移宫剧，岂独袁丝作爪牙。六飞西幸复回銮，劫后园林带笑看；从此京华添庆记，红红翠翠总波澜。无端祸水惹龙螭，行雨行云亦太痴；头白宫娥能记曲，不妨哀怨写乌丝。

这八首新词，是一位斗方名士冬烘先生所撰，要算得本书一个楔子。他因国体更变，言论上没有什么忌讳，一把年纪，已渐渐老了，趁着脑髓尚足，记忆力尚强，于前清轶事瘦闻，还得些实在。看书的都是些过来人，我说到哪里，诸位必然明白到哪里。但有一层，我怕这讥刺朝政，揭穿宫闈隐事，有伤忠厚。佛说：言人过失，当打下拔舌地狱。诸位想想，我牺牲这三寸不烂之舌，为着什么？为的那阿鼻地狱，早已满坑满谷，填塞了一班淫孽奸邪！任他富贵达于极点，骄奢到了万分，一口气不来，不能把最高贵的头衔，带到阴司去吓鬼；不能把偌大的货财，去向阎王老子买通关节。那男人家喜欢的爱妾变童，女人家赏鉴的面首，莫讲是要到孽镜台前对案，就这擎蓬枯骨，还能够卖俏迎欢



吗？新学家说是无鬼神，也不过咬着牙根，同人强辩。要晓得造孽越深，受祸越酷。几见有男奸女淫的，受了多少良好结果？家是破了，国是亡了，那不美的名声，还捱着千秋万岁的唾骂。这是从哪里说起？

闲话少讲。单讲那前清道光年间，当时的局面，似乎海晏河清，太平无事。其实地雷火炮，已埋伏得密密层层，只要导线一引，那就轰天震地价发作，把一座锦绣河山，变成个稀糊塌烂。这是个什么道理？因为清朝的骄奢淫逸，已是达于极点。比如一个人家，若祖父做些榜样，造下无穷的孽因，到子孙手里，不会得有好结果的。从前雍正、乾隆两朝，那些深宫内苑的秘史，穷奢极欲的繁华，在下如铺叙一番，诸位要吓得咋舌。不讲别的，就是那一座圆明园，起造得天上无双，人间少有。雕檐画栋，夹道迷楼，何处不鸳鸯作对？蝴蝶成双，巫峡行云，阳台会雨。照例正月一过，皇帝就移居园里。什么叫做适性怡情？不过是三十六宫，锁藏春色而已。这座园子，列祖列宗的幸福在此；造下无边的孽海，后来破国亡家也在此。诸位看我这部小说，就知道倾城褒姒的化身，昭阳飞燕的祸水，汉宫吕雉的变相，金轮则天的淫行，都假这圆明园做个活动的舞台，黑暗的帷幕。

记得咸丰末年，来了杀风景的几个洋人，把一座园子毁了。园主人死不甘心，又仿照这圆明园格局，起造了一座颐和园。这颐和园格外鱼龙混杂，百戏翻新，演出许多怪剧，不但人眼睛里不曾瞧过，就是耳朵里也不曾听过。直闹到联军入京，那唱戏的停歇了一会儿锣鼓。以后鼓是打破了，锣是敲裂了，试问爱新觉罗的河山，又葬送到哪里去了！唉！我要替清朝政府下一个铁板注脚，叫做牝鸡司晨，为家之索了。长话短话不谈，但是以后结的恶果，皆由在前造的孽因。

我讲道光末年，国外的祸乱，是由鸦片烟酝酿成熟。其时五口通商，黄色人种中，已渐渐加入白色人种。黄白杂居，哪有个



沆瀣一气的道理？国内的祸乱，是由白莲教蔓延四处。讲那白莲教最初的祖师，是一位姓徐名鸿儒，生于明末清初，由闻香教红阳教化出，依神托鬼，其宗旨很不正当。到了嘉庆年间，安徽出了个刘松，陕西出了个刘之协，湖北出了个聂人杰，四川出了个徐天德，闹得天下很不太平。后来该教又化出八卦教，由八卦教又化出天理教。什么林清呀，李文成呀，居然串通内监，直犯宫闱，设非有点准备，简直是闹得一塌糊涂。哪知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直到道光末年，竟由一伙儿教徒，七处生火八处冒烟，一日膨胀一日，后来竟演成一座太平天国。你道是利害不利害，奇诧不奇诧呢？唉！后来太平天国灭了，那东捻西捻，又大肆凶焰内部，安清道友、哥老会徒，无非是这白莲教遗传下来的余孽。这种孽类，芟荆不完，剪灭不尽。到得清朝末造，南部又演出三合会、兴中会，推定一位崭新人物，做个会首；北部又演出红灯照、大刀会，推定官场两位大老，做个会首。我这一部陆离光怪小说，分个内魔外魔，那外魔埋伏着地雷火炮，内魔引起导线，把一座专制的帝国，就断送在女主垂帘训政手里，岂不是个大大的劫数吗？

闲文少叙。在下要先叙述书中的一位主人翁。前人有集唐两句：

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。

这书上主人翁，正是金轮则天皇帝化身。那外戚的威权，却不减武氏的气焰。记得清朝有一位最贵的贵族，叫做叶赫那拉氏，开国的太祖，就娶这那拉氏为后，世袭承恩公爵位。在这第八世上，有位公爷，名叫惠征，取妻佟佳氏，先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桂祥。这年是道光十六年，佟佳夫人又是怀孕。到得十月初十这天，夫人坐蓐临盆，忽梦着大大月亮人怀，一阵异香，还带些兰麝气味，当时产下一位千金，因取个乳名，叫做兰儿。承恩公夫妇非常欢喜。在旗人的心理，满族的眼光，能够生女儿报名



注册，将来选入宫闱，为后为妃，便算是一门有喜，九族沾恩了。不上两年，这兰儿又添个妹子，名叫蓉儿。承恩公是一男二女，自然爱若掌珠，但比较起来爱儿不如爱女，而两个女儿之中，对于兰儿，尤格外骄惯。这兰儿生性明慧，赋质鲜妍，三五岁便粉妆玉捻，出落不凡，七八岁长就一副艳态妖容，光明四照。但于妩媚之中，含有一种威杀之气。读书虽未能过目成诵，然记性绝佳。

承恩公初任芜湖关道，携眷赴任。兰儿时年十一，在署坐厌了，每拉着家人杜福，出外游逛。这芜湖为南北通衢，西门外有十里长街，很为热闹，北路直通江边，什么茶坊酒肆、勾栏妓院，总是有的。起初还带着妹子蓉儿闲逛，后来觉得累赘，便单和杜福四处随喜。最爱听的皮簧，最喜弄的丝弦，耳目陶冶，气味投合，居然在外面嬉皮涎脸，在家里也便哼歌舞唱。承恩公是骄纵惯了，不但不去管束她，有时她唱起曲子，还颠头晃脑的替她拍板。原来旗大爷没有不爱唱西皮二簧的。不时高兴，招呼四喜班子进来，演出新鲜戏剧，替兰儿消遣。兰儿到高兴时，也便艳服靓妆上台串做一出半出，这算是在芜湖的玩意儿。后来承恩公调任广州驻防，那广东更是烟花旖旎，粉黛风流。谚称：老不入川，少不入广。那老不入川，是因四川路险，年老难行，这句话是人人晓得的。至于少不入广，因广东有三种流毒，最易沾染。一种是鸦片烟。这烟从印度运到广东。广东人先受其害，虽经两广总督林则徐严惩痛办，谁知兵连祸结，英兵闯入内地，倒结了五口通商条约。从此明目张胆，把广东的人一颗心，抽得黑漆漆的。到了那里，几乎家家短榻，户户洞箫。第二是赌。广东的赌钱，非常利害，别的不讲，单是一种闾姓投标，能够买通关节，揭出榜花。家资输完了，拍卖妻房，拍卖儿女，世界赌豪，要算得数一数二，无出其右了。第三是嫖。广东的烟寮妓院，接屋比邻，深宵蝴蝶，白昼鸳鸯，春色撩人，浸淫祸水。男人家受



了梅毒过给女人，女人家受了梅毒，又过给男人，叫做过癩。一般青年俊俏的男子，什么貌比潘安呀，颜如宋玉呀，弄的不巧，都变做些癩皮虾蟆，肿头肿脸的。俗称少不入广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有此种种孽因，所以造出茫茫孽海。

承恩公到了广东，其时四处教众，那太平天国的幕子，已渐渐要揭开来了，我且暂不管他。记得这年是道光三十年，兰儿已是一十六岁，身材也长高了，生成袅袅婷婷，齐齐整整，不讲别的，单论那副俏庞儿，真个杏脸桃腮，眉翠弯弯的，似秀蹙春山；眼波澄澄的，似月含秋水，喜笑起来，两颊有两个酒涡子；嗔怒起来，两眼却露出杀机。最奇的是弯弯眉毛，也会插入鬓际，那一把乌油油头发，梳个一字宝髻，真能滑倒苍蝇。这兰儿庄谐并用，到了沉静时，也会涉猎书史，于诸子百家，无不浏览；到了活动时，仍是哼西皮唱摇板，高兴起来，串一两出端午门小进宫，要算她的拿手好戏。广东城里，那些嫖赌的惯技，豪华的局面，也不知领略多少，窥破多少。什么油腔滑调，拍马吹牛，哪一句话，哪一件事，能瞒得住她！她有时也会陪承恩公躺在炕床上，烧烧乌烟，谈论些国家大事和外面时局。

这一天记得是六月天气。广东地方本近热带，终年的没有霜雪，絮袄夹衫，就可以混过冬天，春秋也就温暖，到得炎天暑月，自然是酷热异常。承恩公穿了一条靠油绸裤子，赤着脚，搭了一双趿鞋，身上披件竹汗衫，头上用根别发簪儿，盘起一条辮子，没来由躺在烟床上，手捧一支翡翠烟枪，对着玻璃的灯罩儿，只是呼呼的叹气。叹了一口气，又连连的只管咂嘴。其时兰儿的母亲和她两个兄妹，皆不在这屋子里。独有兰儿，坐在旁边，身穿一套黑油绸的褂裤，映着雪白的肌肤，煞是可爱，脚下趿着高底鞋儿，靠着那八尺玻璃的穿衣大镜，一双皓腕，捧着茉莉穿就的一件花球，就近鼻子，在那里静悄悄的闻香。听见乃翁叹气咂嘴，忙抬起头来，看一看承恩公的脸色，似乎愁眉不解，有偌



大个心思，因笑着说：“你老人家有什么感触？”承恩公见女儿问他，也就拗起身子把烟枪向水晶座盘里一丢，仍啞一顺嘴说：“咱们这个官，是不能做了，这里乱子是闹大了。一晌不曾对你讲，适才在官厅子里，碰见南海县王老三。他讲那教匪姓洪的、姓杨的、姓冯的、姓萧的、姓韦的，一千匪徒，要在金田地方起事。这些忘八杂种的姓名，我都记不清了。”说着，用右手狠狠的将炕床一拍，不提防那支翡翠烟枪一支，把个玻璃灯罩子掀翻了，哗琅琅只在水晶座盘里乱滚，口头仍嚷着：“反了！……”兰儿不慌不忙，站起身来，一手扶起灯罩，一手按着承恩公大腿，笑说：“爸爸，你老人家不必着急这件事，女儿倒还清楚。你讲姓洪的，自然是洪秀全；姓杨的，自然是杨秀清；姓冯的，自然是冯云山；姓萧的，自然是萧朝贵；姓韦的，自然是韦昌辉了。有的是广东人，有的是广西人。咱们且不去查考匪徒的籍贯，但那姓洪的是个花县富户，他还有位妹子叫做洪宣娇。这洪宣娇，系嫁给萧朝贵。那个杨秀清又是洪宣娇的姘夫，为人甚是狡猾。这一出戏，要算杨秀清是个主动，那冯云山是位拆字先生，韦昌辉附和在内，的的真真是白莲教，后来又伙入耶稣教。”承恩公跷起大腿，手抱左膝，瞪着双睛，听兰儿滔滔汨汨的谈论，不觉咧着嘴笑说：“你这女孩儿，如何晓得外间事，打听得清清楚楚？但有一层，咱们听说耶稣教的教规，是非常严整的。你既讲到一千人伙入耶稣教，那洪宣娇就不该姘识杨秀清了。即使在前姘识姓杨的，这会也须遵守教规，彼此拆伙了。”兰儿摇着头说：“不然不然，你老人家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笑话子很多，总是姓冯的教姓杨的主意，口称天父天兄，借此妖言惑众，他老子起了点口角，竟编排他违犯天条，捆打不算数，当时就推出辕门砍了。”承恩公听到这里，忙摇着双手说：“算了算了！这些话，咱们不愿听了。”兰儿笑说：“你老人家既不愿听，女儿也不往下讲了，但这事，咱们该急切作个计较。这一个乱子发生，



人民须遭一番恶劫，三年五载，十年八载，事情总料不定。”承恩公跺着脚说：“我晓得坏了，自从郑祖琛总督两广，日日看经念佛，全然不理正事。你不记得吗？上年姓洪的在花县被官捕获，收在牢内，该匪徒居然劫狱戕官，犯那无天的大案。他不但派兵痛剿，还要怪县官多事。现在纸是包不住火了，适才听王老三所言，他还要在大毗卢寺拜七七四十九天皇忏，求佛消灾降福，你道奇是不奇，怪是不怪！咱们瞧这些汉人做官，全然是葬送咱们旗人，丧心病狂，很靠不住。兰儿，你有日大权在握，对于那班汉人，很要留神。你娘生你的时候，梦见月亮人怀，那是很有意思的。”兰儿又笑说：“尽管有意思，现在谈不到此。但这郑制军看经念佛，却也有个脑头。听说他简放这里总督，请训出京，第一站歇宿，就碰着个须发苍苍的老者，说是：‘此去百万生灵，都要你郑先生营救。’姓郑的正在错愕，那老者又说：‘我非人乃狐也，天机不可泄漏，但愿……’说着，声随形灭。姓郑的受了这种感触，这种警告，所以到了这里，拿定主张，一盗不办，一人不杀，手里捏着佛珠子，嘴里念着阿弥陀佛。听讲姓洪的，姓杨的，姓冯的，姓萧的，是些白莲教徒，他以为白莲是大士化身，捕捉白莲教徒，必开罪莲台大士，不能治匪，而反养匪，不能剿匪，而反酿匪。爸爸说他葬送咱们旗人，未免冤屈他点。总而言之，姓郑的是个糊涂蛋。他糊涂，咱们不能跟他糊涂，他会滚蛋，咱们不会滚蛋。依女儿个意思，这里官是不能做了，简直你老人家告个重重的病假，请其开缺就医。”承恩公点点头，忙招呼杜福快请文案老夫子进来，当下说明病请开缺，专折进京个意思。主稿先生做的现成事，哪有不照办的道理。

无巧不巧，承恩公的折子，甫经到京，甫经朱批照准，这里已掀天揭地搅海翻江的新创造一座太平天国。诸位，要晓得猛虎出山，腥风四起，怒鲸跋浪，海国将沉，一座广州城，早已城门紧闭，吊桥高扯。可怜那个郑制台，佛珠子是捏断了，木鱼子是



敲破了，因为高喊佛号，喉咙嗓子是喑哑了。风吹草动，一日数惊，始而虚惊，继而确耗。这时承恩公对着婆子儿女，终日价长吁短叹，咂嘴摇头。惟有兰儿举止如常，轮一轮手指说：“拜去的折子，该批回了。”正踌躇间，廷谕已到。承恩公忙排香案，恭读御批：“既系病重，准其开缺就医，钦此。”这当儿，承恩公仿佛是释了千斤重负，多时不见笑容，忽咧着嘴向他婆子说：“这回玩意儿，不是兰儿的主张，哪里还有今日？快点快点！你可帮助我掇掇大箱小椏的，就此收拾起来。赶得着明日动身就是，明日赶不着，就是后日。”话未说完，兰儿早插言说：“咱们虽是明公正气的回京，但这兵荒撩乱，到处教匪，粗笨物件不宜携带，拣那细软值钱的打叠几只箱椏，秘密溜出这广州城，沿途还要防备些汉奸耳目。”承恩公忙跺着脚说：“是呀是呀！兰儿高见是不错的。”话休烦絮，一面七手八脚的由包衣管家掇掇一切，一面由杜福雇好船只。旗人权力是大的，虽在戒严吃紧期间，都还呼应得灵，不上两日，早将交代办清，由广州将军那边派人接收一切。

从此承恩公遂脱了驻防关系，取路回京，有水路就坐船，没水路就雇车起早。这时候烽烟不靖，伏莽聚生。才过了仙霞岭，到得福建邵武府的边界，地名叫做黄村。这村庄险僻非常，西山的日头，已奄奄沉没，树林子里鸟雀，叫些怪声，很是怕人。依兰几个意思，还要趲行一程，赶个大大镇市歇宿。承恩公摇着双手说：“什么刀山剑岭，咱们都爬过来了。俗说：死生有命，万事由天。我总借着你的福气，遇事化险为夷，转凶逢吉此时我实在困乏极了，就在这里找个宿头，多给人家几个钱文，怕有意外，夜间大家放醒睡点。”一众包衣管家，听见主人这几句话，不等分咐，早是寻房屋的寻房屋，押车载的押车载。恰巧黄村有个黄姓人家，前到后有三进屋子，听说是位官宦，要歇宿这里，忙忙出来招待，腾出房间，让开床铺，实腾腾挤满一屋。承恩公



急不暇择，就夫妻子女占住一所宽大房间，其余仆婢闲杂人等，胡乱的将就住下。房主人姓黄叫做黄文钰，年纪有四十来岁，生得獐头鼠目，有两撇胡子，嘴里操着闽音，蛮声佻舌，和人讲话，大家都不明白。上灯以后，掬掬些酒肴出来，承恩公也不管对味不对味，便将将就就地吃个一饱。兰儿瞅着眼向桂祥说：“阿哥，你今夜是要放明白些，招呼杜福他们，不可大意。”桂祥笑说：“咱们知道。”话虽如此，沿路上辛辛苦苦，得着个打盹所在，哪能提防了许多。一到二更时分，东边的人眼也乜了，西边的人头也斜了。老夫妇和蓉儿早是躺在床上，呼呼的竟入睡乡了。

桂祥初尚挣扎，瞧见大家打盹，他也就伏在桌上。兰儿无可奈何，只得在行篋中取本书出来，剔去烛花，随意翻看了几页，耳朵旁边忽地送过一起胡哨声，心知有异，忙抬身走至哥子跟前，伸手把桌子狠狠的一拍。桂祥冒冒失失的嚷说：“强盗来了吗？”用手只是在眼睛皮子上揉擦。兰儿也就高声说：“你……听见吗？”话未讲完，兰儿先趑过床前，用手把承恩公夫妇一推，嚷着：“快起！快起！”就在床角提了一个小拜盒，更不迟疑，一溜烟跑过后院子去了，这且不提。

这里承恩公夫妇一骨碌爬起身来，灯下瞧见桂祥，早是索索个抖战。这个当儿，屋前屋后，已是大踏步的声响，不消说得，两扇大门，早被石块冲开，当先闯进一个胖都都的大汉：粗眉暴眼，长着一脸的横肉，头上扎裹着红绸子，手拿一柄三尺来长三寸来宽的钢刀，好似凶神附体，嘴里嚷说：“哪里来的么么，还不快快的献宝！”后面一千人马，也就蜂拥而上。桂祥挣扎着拦住房门，嘴里迸出一个字：“谁呀？”这谁字还没出口，那位胖都都的钢刀尖口，早逼着桂二爷个颈项脖子。桂祥一吓，早把个头一扭，扑通往地下一跪强着舌头说：“是大……王。饶命！”接着佟佳夫人颤巍巍地说：“咱们有的大小箱柜，听凭朋友们搬取。”